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十六回 聾差役以訛錯訛 賢令尹將盜緝盜

卻說狄公見周氏答應回去，當時令人開去刑具，差馬榮押送皇華鎮而去。周氏回轉家中，與唐氏自有一番言語，不在話下，單說狄公自她走後，退入後堂，將多年老差役，傳了數名進來，將齊團菜地名問他們，可曾知道，眾人皆言莫說未曾去過，連聽都未曾聽過。狄公見了這樣，自是心中納悶。內中忽有一七八歲老差役，白發婆婆，語言不便，見狄公問眾人的言語，他尚聽不明白，說道：「蒲葦菜，八月才有呢。太爺要這樣菜吃，現在雖未到時候，我家孫子，專好淘氣，栽了數缸蒲葦，現在苗芽已長得好高的了。外面雖然未有，太爺若要，小人回去，拖點來，為太爺進鮮。」眾人見他耳聾胡鬧，惟恐狄公見責，忙代他遮飾道：「此人有點重聽，因此言語不對，所幸當差尚是謹慎，求太爺寬恕。」狄公見他牽涉的好笑，乃道：「你這人下去罷，我不要這物件。」哪知這差役聽狄公說不要，疑惑他愛惜新苗，拖了芽子，隨後不長蒲葦，乃道：「太爺不必如此，小人家中此物甚多，而且不是此地的，原是四川寨來的。」狄公聽了此話，不覺觸目驚心，詫異道：「我那夢中看見指迷亭上對聯，有句卜卦，須問四川人，上兩字已經應了，乃是暗暗的雙土寨，下三字忽然在這老差役口中說出，莫非有點意思。從來無頭的難案，類皆無意而破，我問的齊團菜地名，他就牽蒲葦菜的吃物，此刻又由蒲葦菜引出四川寨來。你看這菜呀寨呀，口音不是仿佛麼？莫以為他是個聾子，倒要細問細問。」當時對眾差役說道：「汝等權且退去，這人本縣有話問他。」眾人見本官如此，雖是心下暗笑，說他與聾子談心，當面卻不敢再說，各人只得打了千兒，退了出去。這裏狄公問道：「你這人姓什麼，卯名是哪個字，在此衙門當差現有幾年了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應，卯名叫應奇，當差已四五〇年了。」狄公道：「你方才說的蒲葦菜，不是此地，此究有多遠？」應奇道：「太爺問這地方，除了小的，別人也不知道。他們說我耳聾，辦事不甚清楚，我看他們手明眼快的人，反不如我曉得道地。這是太爺恩典，待我們寬厚，唯有了小過，並不責罪小人，不過是念我年老的意思，他們就心中不服，人前背後，說小的壞話。幸虧太爺做了這縣令，若換別人來此，小人這卯名，定被他們用壞話奪去了。」狄公見他所問非所答，嚕嚕蘇蘇的說個不了，乃高聲說道：「本縣問你這四川寨，離此多遠，你怎麼牽到別項去了？也不與你談家常，你可從快說來，本縣還有話問你。」應奇道：「非是小人胡鬧，實是氣他們不過。這四川寨乃是這萊州府地方一個寨名，前朝有四川客人，販貨到此，得了利息，每年就在這地方買賣。後來日漸起色，開了店鋪，不到一二〇年，居然成了一個大富戶。到他兒孫手裏，格外比先前更富貴，那一帶人家，推他是首戶，因此起了這一座寨名。皆為他上代是四川人氏，故命名為四川寨。後來時運已過，人家敗壞，不甚有名，當地人氏，以訛傳訛，改名為蒲葦寨，因那個地方蒲葦又大，味口又厚。小人早年，還未耳聾，也是奉差出境訪案，從那裏經過，同本地老年的人閒談，方才知這細底。辦案之後就帶了許多蒲葦菜回來，歷年栽種，故此比外面的勝美許多。太爺要吃，小人就此回去送來便了。」狄公聽了，心下大喜：「原來‘四川人’三字，有如此轉折在內。照此看來，這部禮懷必在那個地方了。」隨向應奇說道：「你說這四川寨，曾經去過，本縣現有一案在此，意欲差你幫同前去，你可吃這苦麼？」應奇道：「小人在卯，為的是當差，兩耳雖聾，手足甚便。只因為眾人說了壞話，故近兩任太爺，皆不差小人辦事。太爺如有差遣，豈有不去之理。而且地方雖是在外府，也不過八九天路程，就可以來往的。太爺派誰回去，即請將公文備好，明日動身便了。」狄公當時甚是歡喜，先令他退去，明日早堂領文。然後到了書房內，方才的話對趙萬全說明。萬全道：「既有這差役知道，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此去務要將這廝擒獲回來，分個水落石出，好與死者伸冤。」當時議論妥當。傍晚時節，馬榮由皇華鎮已回來，大眾又談說一回，當夜收拾了包裹，取了盤川，次日一早，狄公當堂批了公文，應奇在前引路，趙萬全與馬榮、喬太三人，一同起身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

這日過了登州地界，來至萊州府城，應奇道：「三位壯士，連日辛苦，可在府內安歇一宵吧。四川寨離此只有六七〇里了，明日早則午前，遲則下晝時分，就可抵寨。到了那裏就要辦案，恐早晚不能安睡。」馬榮聽他說得有理，當即命他先進城去，找個僻靜寓所，然後三人一同進城。先到萊州府衙門，投了公文，等了回批回來，已是向晚時節。卻好應奇已在街前等候，說西門大街，有個客店可居住的，明日起早出城，又甚順便。馬榮當時叫他引路，來至客寓門首，店小二將包裹接了進去，在後進房間住下，淨面飲食，自不必言。

馬榮恐應奇耳聾牽話，露出馬腳，當時向小二道：「我們這位夥伴，有點重聽，你有何話，但對我說便了。此地離蒲葦寨還有多遠，那裏買賣可好否？」小二道：「從此西門出去，不上七〇里路，就抵東寨。」馬榮道：「過了東寨呢？」小二道：「那裏就中寨了。」馬榮心下疑惑，忙問道：「究竟這寨子共有多遠，難道不在一處麼？」小二道：「客人是初到此地，故不知這地方緣故。這蒲葦寨共有三處，分東西中，中寨最為熱鬧，油坊典當，綢緞錢莊，無行不備。西寨專住的居民戶口，各店的家眷。東寨極其冷淡，雖是個水陸碼頭，不過幾家吃食店客寓而已。一帶有八九百練兵，紮住在內，是為保護寨子設的。你客人還是趕路到別處有事，還是到寨中招客買賣？」馬榮道：「我們是過路的，聽說這個地方是個有名的所在，相巧在那裏辦點絲貨，不知哪家行號出名？」小二道：「客人要辦湖絲麼，在此地收買不上算了。這裏沒有道地的好貨，即使有兩家代賣，也是由販絲的客人轉來的，價錢總不得劃廉。前日立大緞號，聽說有個客人，住在他家托銷，每百兩約銀五〇四五兩呢，比較起來，在當地買不上雙倍。客人何不在我們本地買的土絲用呢？雖然光彩不佳，織出那山東綢來，也還看得過去。」馬榮也不再問，當時含糊答應，閉了房門，聽那小二出去，向著趙萬全道：「這立大緞號，不知在中寨何處？你明日前去作何話說？雖他本事平常，總之是個會手，若不動手，恐不能就縛的。」趙萬全道：「這事情有何難辦，你我明日到了寨內，叫喬太、應奇找個客店住下，姑作不認識樣子，暗下接應。我一人到立大號問明這廝，見了他面，乃以絲上的話頭起見。只要將他引到寓所，那就不怕他插翅飛去了。」

二人計議已定，次日一早給了房飯錢兩，直出西門而去。一路之上，果見車駝驟載，絡繹不絕，到了午後，已離東寨不遠。抬頭見前面有一土圍，如同城牆仿佛，上面也豎立許多旗號，隨風飄蕩，射日光昌。圍子外有一條通江的大河，往來船只，卻也不少。四人漸走漸近西寨出頭，盡是旱道，與青州交界那條路上，甚是難行。應奇邊走邊道：「現在六七月天氣，高粱正長得叢茂，不但有強人截住，即以兩邊麥子遮蓋，暖就暖煞了，因此這道兒上，行人甚少，大都繞別處大路而行。我們此去，倒要留心，姓邵的如得好手段，若不然他向西逃走，那可就費事了。這青州道，不是玩的。」趙萬全聽了笑道：「俺雖生長這省內，但聽得青州常有強人，今日到此，倒要見識見識。我想馬、喬二位哥，也未必懼怕吧。」馬榮笑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也是他小心的好處。若要辦得順手，我們也不去尋事做了。若他看反了味，拿著這條路，欺嚇我們，誰還未見識過？事到臨時，也只得較量較量。」正走之間，已至中寨，當時趙萬全與他三人分開，招呼晚間在寨口等候。應奇雖聽不清切，見喬太同馬榮，令他分路走開，也就會意，隨他兩人進寨，找尋客店去。

這裏趙萬全在前行走，進寨約有〇多個鋪面，見有一個大大的布店，向前欠身問道，借問一聲：「此地有個立大緞號，在何方？」不知裏面有人答應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